



熊月之：

## 激活城市文化细胞

□本报记者 李婧璇

通今向未来”为脉络，围绕“五个中心”的历史文化根脉，从考古文物的实证到历史脉络的梳理，从城市精神的孕育到文明特质的彰显，系统呈现了上海从远古聚落一步步成长为国际大都市的漫长历程。

翻阅《上海六千年》一书，不难发现，书中特别珍贵的是，来自历史、地理、考古、文博艺术、经济金融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各自带着专业视角碰撞出的火花。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的维度解析了上海何以能成为江海之汇的交通要冲；高蒙河、陈杰用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串联起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的轨迹；田兆元、叶舒宪则从民俗文化和神话传说勾勒出上海城市精神的历史根脉。“这种跨学科的融合，能让读者看到一个更立体、更丰满的上海。”熊月之补充道。

“书中不只有宏大的历史叙事，还有很多动人的细节。”熊月之举例说道，比如崧泽文化时期福泉山出土保存完好的象牙权杖，其背后是怎样的古国文明的诞生？唐宋时期的青龙镇作为“小杭州”，如何见证了海上贸易的繁华？晚明上海地区的王圻和陈继儒的人生经历和历史成就，展现了上海怎样的经学致用、重视实学的土风？“这些具体的故事，能让读者穿越时空，触摸到上海历史的温度和底蕴。”

在熊月之看来，《上海六千年》尤其适合当下流行的citywalk。“拿着这本书走

在上海，你会发现那些熟悉的地名——从青浦赵巷的上海第一村——崧泽遗址，到广富林、青龙镇和外滩，从徐家汇的光启墓到闵行华漕的王圻故里，这里藏着文明密码和历史变迁。读了它再去看这些地方，感受会完全不同。能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上海的‘海纳百川’如何跨越六千年，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上海书展的独特价值，深植于城市的历史肌理之中。”参加过很多次上海书展的熊月之，对于书展有着别样的感情。

熊月之认为，上海书展的进步空间，或许正藏在对“上海性”的更深层开掘里。“期待上海书展能更敏锐地捕捉‘海派阅读’的当代形态。上海的阅读传统，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的孤芳自赏，而是承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的大势，从明清开始，上海就有着繁盛富裕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培育出人数众多的知识阶层，近百年来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内外商贸贸易的枢纽，造就了新兴的大众的市民阶层和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体制，进而形成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

上海的活力无限、创新无限。鉴于此，熊月之建议上海书展或许可多一些对“跨界阅读”的探索：“期待她能更深入地成为城市空间的文化纽带，让书展成为激活整座城市文化细胞的契机。当她真正与城市的历史、空间、人群深度共生时，便会拥有无法替代的生命力。”

徐则臣：

## 让作家、读者和书同呼吸

□本报记者 张君成

恩》两个短篇，之后便因《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等长篇项目搁置了下来。直到2020年时，徐则臣有了大量的居家时间，这让他重新打开了那扇想象之窗，沉潜十年的《域外故事集》被重新拾起。

与其说这是一次重启，不如说是一次延宕十五年的重新聚焦。这些小说没有刻意营造异国风情的“奇观”，反而在文化差异中追问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很多是真事，也有半真半假的虚构，关键是怎么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最有张力的那条线。”

十个短篇，每一个都像一颗静水深流的石子，轻轻落入现实的池塘，又在文学的涟漪中生出波澜。正是这种从现实出发、写出“虚”的执着，使《域外故事集》在短篇小说领域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也呈现了他个人近年来文学趣味的转变。对此，徐则臣强调：“在这个集子里，我看问题的方式仍然是基于现实逻辑，哪怕有虚构、有魔幻，也是在现实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谈到写作的初心，徐则臣坦言：“我没有什么宏大目标，只是希望能写点儿不一样的东西，写出自己的感受。”而正是这种看似朴素的愿望，使得作品兼具文学实验性与情感真实性。

在书中，有的故事使用了中国古典文

学的叙事资源，例如《聊斋》式的转折和气韵；有的则融入了现实主义的观察与精神剖析。他希望将这种“中式”文学基因”注入当代的、域外的故事中。”

而带着新作来到上海书展，也是徐则臣的一次初心回归。“我挺喜欢上海书展的。”他说，“它做出了烟火气，做出了日常性。”在他看来，上海书展不是冷冰冰的展示场，而是一个让作家、读者和书籍共同呼吸的空间。“书展归根结底，就是以书籍的方式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丰富、更有趣。”

他说，面对面的交流非常重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谈读书、谈谈文学，也谈谈生活，对读者有意义，对作家也很有帮助。”他特别提到，“作家其实很希望看到读者最真实的反应。那种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的态度，比文字反馈更直接。”

谈到阅读时，徐则臣没有回避碎片化阅读的现实，“我们不必刻意去躲避，但也应该为深度阅读留出空间。”他强调沉浸式阅读的必要性：“越是碎片化，我们越需要整体观。只有沉进去，跟着人物的命运、时代的脉络走，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一段历史，一个辽阔复杂的现实。阅读不能浮在表面上，要深入思考与领悟。”

秦文君：

## 阅读之光照亮远方

□本报记者 张君成



作为一位在儿童文学领域深耕数十年的知名作家，秦文君几乎每年都参与上海书展。今年，她将出席四场活动，不仅分享创作心得，也深入探讨阅读与写作如何影响少年儿童的成长心智。

“在我心里，上海书展永远是读书人的大聚会。”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秦文君一语道出上海这座城市与阅读之间的深厚情感。在她眼里，那些拖着拉杆箱、挤在人流中淘书的读者，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风景，也是文化繁荣的有力注脚。

“贾里贾梅有大量粉丝，每年总有读者带着问题、建议来找我。”今年的上海书展，秦文君参与的重磅活动之一，便是围绕“男生贾里”系列展开的家庭教育主题对谈。

“有孩子说，‘我爸小时候看贾里，我现在也在看’，这种跨代共读让我非常感动。”秦文君回忆道，“很多读者希望我写续集，这不仅是对作品的喜爱，更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理想、亲情、独立与成长议题的持续探索。”

秦文君还将受邀参与由普陀区文旅局主办的“用同龄人的故事照亮你的梦想之路”系列讲座，以新作《街市上的芭蕾》为出发点，与读者分享如何在童年阶段激发梦想与现实的连接。“我希

望通过‘街市’这样贴近生活的场景，让孩子在日常中感受到理想的召唤。”她说。另一场是秦文君的幻想作品“变形校园系列”《深夜汉堡店》的文学对谈，以更生活化的方式，与作家杨秀丽、诗人陆萍一起聊阅读、聊写作、聊成长。“我们愿意用自己的经验，和小朋友们多聊一些读写的方法论，哪怕只是能给他们一点启发性，也希望他们读完之后，能爱上书，爱上文字。”

除儿童文学作家外，秦文君还有一个身份——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理事长。10余年来，该组织持续关注儿童阅读写作教育的深层问题，开展了大规模调研与方法论研究。据她介绍：“我们先后在上海市、浙江、江苏等地，调研了几万名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情况。调研显示，许多孩子阅读偏向图像、快餐式文本，经典阅读与系统性表达能力普遍缺乏。如果阅读浮光掠影，带来的写作也很肤浅。”秦文君表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读写脱钩”——好多孩子读归读、写归写，无法建立起思维与表达之间的内在关联。

正因如此，2022年，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联合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共同推出了“百位作家助力儿童慧读慧写公益行动”，试图以一个“慧”字作为核心突破口。“不光是读，更要‘会读’；不仅写，还要能‘写出思考’。”秦文君强调。

项目的落地试点，最早设在儿童文学先贤陈伯吹的故乡——宝山。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发起了“文学小英才星空计划”，组织学生连续12个月阅读经典作品，并配套进行创意写作训练。“刚开始孩子们读得很吃力，但几个月后，他们表达更有逻辑、富有情感，写得也顺畅了，这让我觉得一切努力都值得。”

“每一个儿童阅读个体都值得被关注和鼓励。阅读，是孩子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一步走得更稳、更远。”秦文君如是说。

周立民：

## 把心交给读者

□本报记者 李婧璇



8月13日上午，参加“重温巴金《随想录》里的几个故事”，下午参加叶灵凤小说集《紫丁香》发布会；14日上午，参加“聚学文丛”（第四辑）新书首发暨签售活动；17日下午，参加陈子善的《在文学史深处打捞》发布会；19日晚晚上，参加孙惠芬长篇小说《紫山》新书分享会……作为上海书展的大忙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晒出了一张自己今年上海书展的活动安排表，书展期间除了8月15日至16日不在沪，其他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后来又增加一场，我的老师陈思和教授的《巴金画传》重版，这是一本与我无缘的书，老师命我出席发布会，我义不容辞。”8月2日，周立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道，“参加书展，为师生站台，向他们学习，这是我们现实交往，也是精神联系的重要方式。”

盘点今年上海书展期间的活动安排，周立民感慨道：“参加巴金先生名作《随想录》的分享会，与读者一起读这部大书，也是自我教育机会。陈子善老师新书《在文学史深处打捞》以及他编的叶灵凤小说集《紫丁香》发布，让我们感受文学前辈的精神和文字的魅力，两书都是读起来让人很享受的作品。陈子善老师写书、编书都重视史料，文章要言不烦又不放过每一个文学史的细节，其眼光、见识、趣味都是今天学人学习的榜样。”

参加上海书展，不用担心“曲高和

寡”，小众图书永远不愁读者知音。文汇出版社的“聚学文丛”将于今年上海书展推出第四辑，“这是一套小众的、偏向历史的、体现作者兴趣的文丛，它不跟风，独有风姿，实属不易，自当为之摇旗呐喊。”周立民说道。

对于孙惠芬的长篇小说《紫山》，周立民很是看重，“小说《紫山》，既是作者对中国现实的感应，又是她精神探索的结晶。这部长篇发表在《收获》上，我期望更多的上海读者能够阅读这部作品。”

自上海书展2004年创办以来，周立民年年从不落下，“并且在很多次上海书展上，我曾有幸随陈子善老师、张伟老师‘联袂演出’。2023年张伟老师去世，书展时节，分外怀念。”回顾这些年参加的上海书展，周立民记得有一年，书展正逢台风过境，“在暴雨中我打车去展场，考虑到带太多书出门不便，我放弃了一套打折的《狄更斯文集》，至今也没有补回来。”

在周立民看来，上海书展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以书为本，每届上海书展都有许多有分量、有品质的新书发布，这是一个书展立足的根本。二是与时代同行，与读者同行，这是书展持续办下去的动力。去年出场时，我就听到前面几个年轻女孩在说，逛书展不仅仅能买书，还有那么多文具和文创呢——我立即就感受到不同群体的需求。三是以书会友，书展有那么多场活动，辐射长三角甚至全国的读者，很多作家、学者和书友朋友，以此为契机，一年见一次面，交流信息，增进感情，也是难忘的美好记忆。”

今年即将举办的上海书展，将迎来自己21岁“生日”。立足新起点，对于上海书展的未来，周立民满是期待，“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它曾经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中心，从这里印出的很多书刊哺育了现代中国，开辟了新天地，期望上海书展能够站在这个高度上，接续和发扬这样的传统。与此相关的是，期望上海书展能够关注活跃的民间文化力量，真正发掘文化的实力和散发文化的活力。最后是一句体己话，希望上海书展不断提升对参展出版社、嘉宾和读者的服务水平，把心交给读者，让读者感到贴心、暖心。”



“我想做的是对话，不同人的对话，不同文化的对话，在对话中更好地发现自己，也更好地尊重对方。”徐则臣的新书《域外故事集》，横跨十五年，跨越九个国家，十个短篇小说仿佛十扇窗，让读者得以窥见文化的异同、人性的幽微。在今年上海书展上，徐则臣将带着这部酝酿已久的新作与读者见面。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徐则臣谈写作、谈生活，也谈阅读如何成为我们抵达世界的方式。对他而言，《域外故事集》不仅是一次创作的回归，更是对写作本质与精神边界的再一次丈量。

从2018年长篇《北上》交稿之后，徐则臣陷入了一个漫长的“写作空窗期”。因为工作繁忙，根本无暇写长篇。七年间，仅有短篇产出，但却逐渐累积出一个新的创作主题——“域外”。

其实早在2010年，徐则臣就构想过《域外故事集》，写了《古斯特城堡》《去波



殷健灵：

## 寻找答案 看见成长

□本报记者 洪玉华

也是作者走出书斋与读者近距离互动的绝佳机会，它具有某种仪式感，也是对全民阅读的召唤。她谈道，对于写作者来说，书展上可以近距离倾听读者的声音。

2013年，她在上海书展举行《致未来的你：给女孩的十五封信》新书发布。活动结束后，坐在台下的中学生们排着队上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前向她倾吐成长的困惑——他们需要排遣、倾听与解惑，这是青春共有的惆怅和苦恼。在现场，殷健灵和编辑们都感受到，成长中的孩子太需要这样的读物了。“去年，《致未来的你》出版了纪念版，也在上海书展上举行了新书发布，现场来了很多当年的读者，真是让人感动。”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殷健灵将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生命伏笔：童年里藏着所有未来——《一切从童年开始》系列新书分享会”。该系列图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是一套面向家庭的心灵和文学读本，包括《给孩子的十五封信》《给青春的十五封信》以及《访问童年》三本。前两本是书信体散文，分别写给儿童和青春期少年；《访问童年》是非虚构，设定对象为全年龄段的读者。此次分享会邀请到梁永安教授担任对话嘉宾，殷健灵说：“梁老

师是‘文学守望者’，也是开放包容的青年同行者，我很期待得到他的指点。”

由这套新书谈及儿童文学创作，殷健灵表示，“尊重儿童，追求艺术”是她的写作信条，她一直敬畏心中永恒的童年，无论题材和体裁如何改变，所有作品中都有一个内核：探索成长中的心灵。她希望能借由文字，帮助正在长大的孩子找到人生的答案，但作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答案提供者，她愿为孩子们打开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他们一起去探寻未知的世界和人生。

“我最初创作儿童文学有一个假想读者，那就是孩提时的‘我’。那个‘我’总是想看得更远一些，总是想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总是把最美好的期待放到可以够到的远方。当然，写作时的我还真想真切切地向孩子展示这个世界的模样，了解人生的种种。”她说，这一写作初衷30多年来没有有过。她相信，时代更迭，但人性和人的情感是恒定的，如果说有什么窍门的话，就是从来没有忘记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她所向往和憧憬的，以及她所困惑和担忧的。

今年的上海书展即将启幕。谈及此，殷健灵说，每当看到书展上人头攒动，读者拖着行李箱来买书，便感到这个城市充满希望与活力。